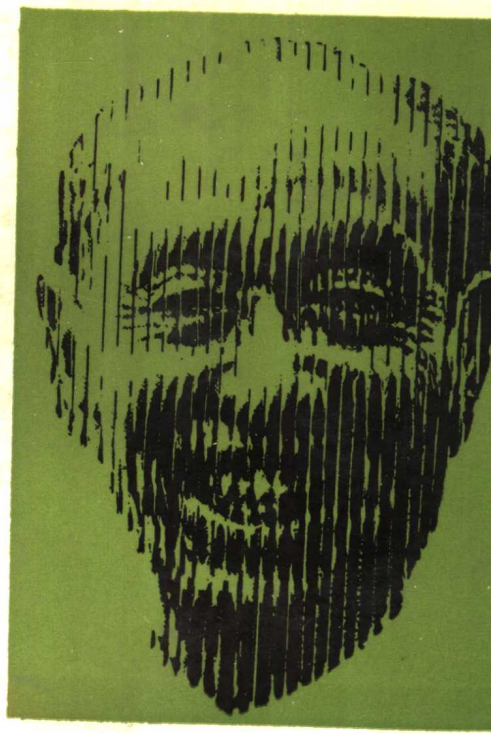




琴岛文库

臧克家
序跋选



青岛出版社

臧克家序跋选

刘增人 编

青 岛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设计 王悦玉

臧克家序跋选

刘增人 编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青 岛 新 华 印 刷 厂 激 光 照 排

青 岛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

*

1989 年 10 月 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 第 1 次 印 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1.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印数 1—2300

ISBN 7-5436-0414-0/I·31

定价: 5.00 元

《序》中序

83 周岁已过，朋友们怂恿我编本序跋集，好意领会了，有点感动，但不感伤。已到暮年，这是不能避讳的；身犹健，神朗爽，笔锋未钝，这也是事实。此时出版这样一本书，并不意味着：此生已矣，聊作总结。也许书尚未出世，新的序言又一篇接一篇地追踪而来了。

这 100 多篇序跋中，为自己作品写的，给别人写的，约计对半。长的，近 2 万言；短的仅 500 字，参差不齐，情况不一。至于写作的时间，已跨越了好几个时代，冲破了半个世纪的界线。最早的一篇，是为 1934 年再版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写的；序《古典诗文鉴赏集》的，写于 1988 年 12 月中旬。今天整理这些材料，如温旧梦，情潮翻腾，感慨纷繁。有的，印象在心里已经暗淡；有的，影影绰绰又来到了眼前。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心情下写出的这些文字，不管头绪纷乱，相去已远，它却有条大的主干线，鲜明而耀眼。那就是：文艺应该反映时代精神、表现人民生活这个现实主义观点。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有所修正，有所进展，但万变不离其宗，脚跟立定，任人评说，决不随着一时的风头乱转！

近二三十年来，识与不识的同志们找我写序言的，有时一年多达 30 多篇，成为我晚年的一份沉重负担！五六年前，我曾在《人民日报》上为文呼吁：《陈情“序”》，但，也是枉然。婉言谢了的，惹得双方都不谐和，实在是精力不逮，不是心里不愿。这些序言，写的时

候，对优点尽情多强调一点，认为不足之处，也坦率直言。有好几位文坛老前辈，象茅盾、朱自清、老舍、王统照，我吃过他们的奶，受到他们的奖掖，才登上了文坛。而今，他们一个个谢世了，一想起来，心里就凄然，为他们的作品、悼念他们的书卷写篇序言，就是重新受到他们的教育和指点，这是作为后生的责任，我心甘情愿。写这样一些文字时，我，心怀崇敬，泪充双眼。

序跋，是一个作家长途跋涉中的印痕点点，从中可以窥视时代、环境与文艺的动向与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出朋友之间的关系，彼此不同的风格，相互砥砺，取长补短。这类文章，不论长短，大半写来认真又比较自然。当然，对知心的朋友，写的时候，笔端充满情感；对不熟的同志，他的作品引起了我的“乐莫乐兮新相知”之感。

不论对文坛老一辈作家和青少年的初来者，在撰写序言的时候，我尽力保持这样一个态度：有理、有情，不偏不倚。情胜于理，难免溢美；理胜于情，则气力缺陷。是否真能够做到了这一点，可凭这个集子去检查、复按。

1989年1月18日 北京

目 录

《序》中序.....	1
再版后志(《烙印》)	1
《烙印》新序.....	3
序(《罪恶的黑手》).....	6
今之视昔(《罪恶的黑手》星群出版公司 1947 年版跋)	8
自序(《自己的写照》)	10
自序(《运河》).....	15
《从军行》诗序	18
自序(《从军行》)	19
序言(《津浦北线血战记》)	21
前记(《淮上吟》)	23
序(《古树的花朵》)	24
《泥土的歌》序句	29
当中隔一段战争(《泥土的歌》星群出版公司 1946 年版序)	30
小序(《国旗飘在雅雀尖》)	32
《感情的野马》诗序	33
小序(《感情的野马》)	34
序(《十年诗选》)	35
小序(《民主的海洋》)	46
刺向黑暗的“黑心”(《宝贝儿》代序)	48
序(《生命的零度》)	51

序句(《拥抱》)	53
后记(《臧克家诗选》)	54
序(《臧克家诗选》)	56
序(《臧克家诗选》)	59
五十五年一卷诗——《臧克家诗选》增订本小序	63
后记(《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附记(《毛主席诗词讲解》)	66
后记(《杂花集》)	68
后记(《一颗新星》)	70
后记(《春风集》)	71
后记(《欢呼集》)	72
后记(《李大钊》)	74
《凯旋》序句	76
后记(《学诗断想》)	77
几句说明(《学诗断想》)	78
新版前记(《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	80
前言(《怀人集》)	81
序(《今昔吟》)	83
前言五百字(《友声集》)	87
写在卷头(《臧克家长诗选》)	89
说在前头(《甘苦寸心知》)	91
诗与生活话短长——序回忆录《诗与生活》	94
序(《臧克家散文小说集》)	97
昨日黄花到眼前——写在《集外诗集》前	102
小序(《青柯小朵集》)	104
题《落照红》	106
前言千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臧克家》)	107
五十年间学论文(《克家论诗》代序)	110

总结不是终结——《臧克家文集》小序	113
序(《乡土情深》)	116
多写散文少写诗(《臧克家抒情散文选》代序)	118
自道甘苦学旧诗(《臧克家旧体诗稿》自序)	121
题记五百字(《臧克家古典诗文鉴赏集》序)	124
后卫的前奏——彭桂萼诗集《后方的岗卫》序言	126
《海河的子孙》缀语	128
一个声音——序《钩梦集》	130
论十二位诗人的诗(《创造诗丛》总序)	132
“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新诗选 1919—1949》代序)	137
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中国新诗选 1919—1949》)	161
再版后记(《中国新诗选 1919—1949》)	163
新版后记(《中国新诗选 1919—1949》)	164
序言(《1956 年诗选》)	165
王统照先生的诗——《王统照诗选》代序	177
序(《给少年们的诗》)	193
蒲风的诗——《蒲风诗选》序言	196
序(《南国行》)	203
代序(《少年儿童朗诵诗选》)	210
序(《黎光耀散文选》)	212
周嘉堤同志和他的诗(《我和小草》序)	216
序(《绝句一百首》)	219
一代风骚 万丈光焰——读六老诗词纪感	222
回顾新诗六十年——序《中国现代诗歌史》	226
序言(《中国新时期儿童诗选》)	230

序(《绿叶上的小诗》)	233
序——扎根于生活的诗(《李学鳌诗选》)	237
异国风光入目来——序《西亚风情》	241
老舍先生的新诗——序《老舍新诗选》	244
短句话短诗——《中国当代短诗萃》小序	253
写作,可贵而难能——序《写作论》	256
序(《风雨集》)	258
序(《流外楼诗词》)	261
《王统照旧体诗集》序	262
诗词欣赏情趣多——《楚诗词艺术欣赏》小序	264
溪流淙淙动我情——序纪鹏同志的《溪流集》	267
《山的女儿》小序	275
诗的银河——《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小序	277
捏着一把火——序《王亚平诗选》	280
《中外诗话》缀语	284
《中国写作研究丛书》总序	286
记感五百字——读姜澍川同志的《刺刀与鲜花》	289
序(《小孩子和大世界》)	291
诗苑争鸣五十家(《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序)	293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小序	295
《唐诗明画欣赏》序句	297
序(《民间诗律》)	298
儿童诗的丰硕果实——《樊发稼儿童诗选》序	300
诗的幼林——读《中学生诗歌选评》	304
带刺的红花——《玫瑰诗丛》序句	307
讽刺诗这朵花——《中国百家讽刺诗选》序	309
道德文章是我师(《茅盾书信集》代序)	311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 代序)	315
生趣盎然过晚年(《老年人文化知识大全》序)	319
伟大的时代 宏亮的诗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 书系·诗歌编》序言	321
田地的人和诗——《情爱与忧患》代序	331
吕进的诗论与为人(《新诗文体学》代序)	334
 诗人之序——代编选后记	 刘增八 337

再版后志（《烙印》）

这本书出世后的影响，是我意想所不及的。许多先进的作家和朋友给了我最大的鼓励，我欢喜，我也害怕。别人的彩是可以轻口喝的，可是自己最知道自己。我没有伟大的天才，别的缺陷也还多，虽然人生的苦水已喝得够多。因此我的诗将来会结一个多大的果，怕只有天知道。

我曾有一个值得骄傲的青春，然而只是那么一闪，接着来的是无头的恶梦。这样，我流着酸泪写了《变》。后来革命思潮荡我到了武汉，在那儿打过前敌，把生命放在死上，终于在一个秋天我亡命到了塞外，从此脱离了革命战线卑污的活着，失败后的悲哀使我写了《象粒砂》。这一期是活在痛苦的矛盾中，不死的思想迫我写了《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两篇东西已经有点不切合更伟大的现实。

我早心中为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要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于今看来，当然觉得这还不够），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烙印》里的26篇诗，确也没出这个范围。写《洋车夫》《贩鱼郎》《老哥哥》……这些可怜的黑暗角落里的人群，我都是先流过泪的，我对这些同胞，不惜我最大的同情，好似我的心和他们的连结在一起。

我写诗和我为人一样，是认真的。我不大乱写。常为了一个字

的推敲一个人蹉尽一个黄昏；为了诗的冲动，心终天的跳着，什么也没法做，饭都不能吃。有时半夜里诗思来了，便偷偷的燃起蜡来在破纸上走笔，这其中的趣味只有自己享受，然而这趣味也着实毁了我。我现在身子病着，心也病着，“心与身为敌”，我便是这样了。

人在年青的时候，什么都是生力的吸引，一近中年，仿佛一切全成了空。昔日认为生命把手的友谊，爱情，也都有点不稳。这时支持着我的唯一的力量便是诗！诗可以表现我的思想，可以寄托我的倔强与傲慢——对现在卑污社会的倔强与傲慢。它能使我活的带点声响，能使我有与全世界恶势力为敌的勇气，它把我脸前安上个明天。我是忠实于它的，我能为它而死。

我讨厌神秘派的诗，也讨厌剥去外套露出骷髅的诗。我有一个野心，我想给新诗一个有力的生命。过去我是这么做的，虽然那只是初步。我愿做关西大汉敲着铁板唱大江东去！我过去的东西在思想上没有一条统一的路，有许多地方观察和表现都不够准确。形式方面也太觉局促。最近的笔似乎放开了些，思想也上了正路。我真希望自己将来再进一步能写一点更伟大的东西（老舍先生说我的诗是“石山旁的劲竹，希望它变株大松”，这的确是知心的话！），象一颗彗星，拖着光芒到处警告着世界：大的转变这就要来到。

再版加了四篇诗，《到都市去》是旧作，三篇新作中我自己喜欢《号声》和《逃荒》，这些诗虽说不上变风格，可是于中加上了些什么，聪明的读者们，不用我点也一定会看出来的。

在这本小书的完成上，夏丏尊先生费过心，友人王莹就近代为校定，不胜感谢。

11月，1933年于青岛

（选自1934年3月开明书店东南初版《烙印》）

《烙印》新序*

今天，翻阅将近 30 年前的一些作品，好似重温一场飘渺的旧梦。对着眼前的光明，回忆那些“连呼吸都觉得沉重”的苦难岁月，真是风雨如晦，雷电交加！这些诗行，象一条条记忆的长丝，许多已经暗淡了的影象，又纷纷地在眼底亮了起来，一种悲愤的情感立刻充满了我的心胸。

《烙印》和《罪恶的黑手》是我最早的两本习作，里面的诗，写在 1932 年到 34 年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深重，人心愤慨，乡村破产，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敌人步步退让，丧权辱国，对红色区域则实行“围剿”，大叫“先安内而后攘外”，甘心与全国人民为敌。这个时期，我正在青岛大学里读书，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精神上感到极大的苦痛！我参加过 1927 年武汉大革命，思想上受到极深刻的影响。这时候，“不死的思想”，使我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以“时日曷丧”的心情深恶痛绝，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逼人，感到极大的愤慨，对于革命，存着一个希望。从《民谣》、《忧患》、《罪恶的黑手》、《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等等诗篇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但是，因为个人脱离了斗争的前线，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觉得革命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一只黑手掐杀了世界”，自己却感到孤独无力，不能起而与之斗争，只是在一间“无窗室”里“呼吸着自在”。心里也知道阶级斗争的重要，写了《号声》这样的诗。那个时期，思想

陷于痛苦之中，情感上也有着失望消沉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写下了《象粒砂》、《失眠》、《万国公墓》一类的诗。

在我初学写诗的那个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是很深刻、很尖锐的，由于生活圈子的狭窄和思想上的限制，我写下的诗，和人民与时代所要求的比较起来，差得很远。我写了我熟习的生活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我也写了自己痛切真实的许多感受。在写它们的时候，都是饱和着浓重的情感，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呕心沥血般的锤炼。对于当时在诗坛上散布颓废气息的“新月派”、“现代派”诗，我看不惯，对于那些思想内容虽然很好而表现力低弱或口号化太重的诗篇，我也感到不足。我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作品精炼含蓄而不流于一般化。古典诗歌和闻一多先生的《死水》对我起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我从初中时代就喜欢读新诗，也学着写一些，几年功夫，积成了一大本。里边有不少热情的急就章和口号化的东西，后来看了觉得脸红，便一把火烧掉了。《烙印》、《罪恶的黑手》里的诗就成为我正式学习的开始。这些诗，当年写它们的时候是痛苦的，因为那个时代就是痛苦的。年轻一点的人读了这样一些作品，会觉得陌生甚至感到惊异的吧？但是呵，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们就是从那样的一个时代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在1932年作的一篇诗里，我写道：

不久有那么一天，

宇宙扣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在当年，这等于一个梦。这个梦，却真的变成了现实！解放后的“天空”，“耀着一团白光”，“偶然记起前日的人生”，真是“象一个超度了的灵魂，追忆几度轮回以前的秽形”。那黑暗的、令人窒息的、可诅咒的反动旧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读了令人心里难受的

诗篇却还留着。换上新的调子，唱欢乐的社会主义的新歌吧。

1963年4月13日于北京

※ 原题《〈烙印〉新记》。

(选自196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烙印》)

序(《罪恶的黑手》)

这本诗一个月前就交给了书店，本来这时就可以印好的，后来因为里面的两篇诗在内容上有点不合适(按：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通不过)，只好删去一篇，另一篇换一条尾巴，而被删的一篇那雄健的音节自己很爱，在序言中曾经特别提出过作为比《烙印》进步的证例，于今既然这样，序言不得不重写了。

回想《烙印》出世后的反响，使我印这第二本诗时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如果有人要问这本诗比第一本进步了多少，那真是不容易爽口回答的，对这，自己的心也仿佛做不了尺度似的。反正又不能这样解释：《烙印》是几年中作品选汰的结果，而这是最近期间成绩的总合。因为读者只知道看货色(那是应该的)，不能以时间的关系来原谅或是非难一个作品的。不过从这本诗里可以看出我的一个倾向来：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渐渐向博大雄健处走，这可以拿《罪恶的黑手》做例子，虽然这篇诗的技巧上缺陷还很多。还有《答客问》的音节自己也感到欢喜。内容方面，竭力想抛开个人的坚忍主义而向着实际着眼，但结果还是没有摆脱得净。

我是乡下人，生性爱乡村，所以写来也还算地道，不过在这里面的一些诗中我只画出了一个恐怖破碎的乡村的面孔，没能够指出一条出路来，许多限制使我只能这样。另外有一些小诗算是反映了时代的苦闷，然而还是那样薄弱！

我希望这个集子结束了我的短诗。老是这样写下去，自己不满意不必提，是会辜负多数希望着我的人们的。我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最近的将来就要下工夫写长一点的叙事诗，好象叙事诗在我国还很少见，应该有人向这方面努力，老舍兄告诉我他已在开始著了。

这本诗的名字原想用《壮士心》的，后从广田之琳的意见改成了今名，是觉得这样好些。还有《都市的春天》也是听从了他俩才加进去的，他们诚恳的关心着我的东西，使我非常的感激和高兴。

1934年6月22日离青前

(选自1934年10月生活书店初版《罪恶的黑手》)